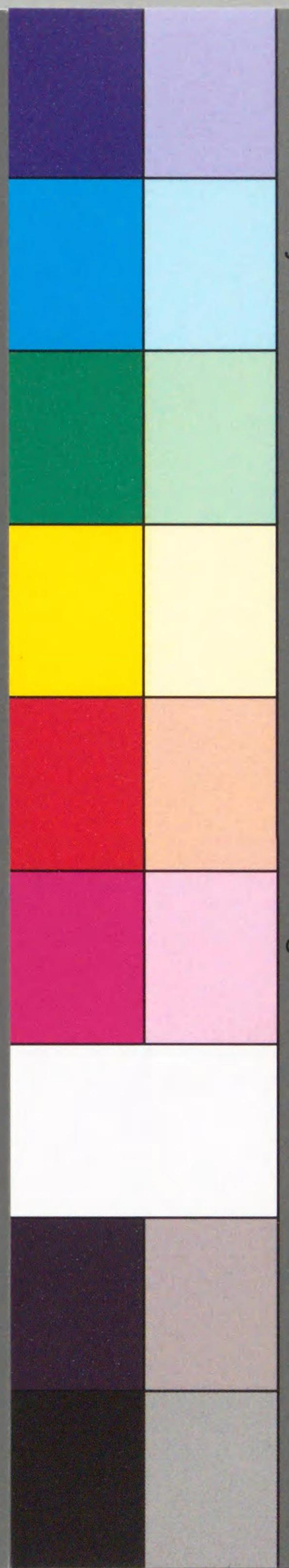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m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 Kodak, 2007 TM: Kodak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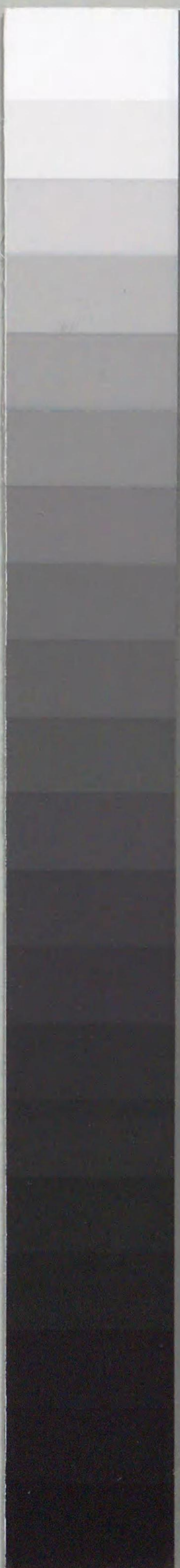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W198-H1



1200701170790

賴又二
郎標註
音記

正校
標註
日本外史

十二

W198
H1

國史館藏書
I 種
W
1200701170790

標註日本外史卷之二十二

賴又二郎標註

山陽著

雲谷任齋校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五

天使

大納言廣橋兼勝

慶長十九年

太政大臣天下ノ萬機ヲ

總掌スル官也一人ニ師

範シ四海ニ儀刑ス其人

ナケレハ闕クト云々

三宮太皇太后皇太后皇

后之ヲ一ト云

孫女諱ハ和子

奉上一有乃字

長益有樂ト號ス

慶長十九年三月大將軍陞從一位遷右大臣天

使就拜焉四月天使歸自江戸過駿府諭内旨以

前將軍爲太政大臣準三宮辭不取當又諭納孫

女爲中宮奉詔當是時豐臣秀賴已長其臣大野

治長等陰謀舉兵復其舊業治長有姿容密通淀

君所言莫不聽與淀君季父織田長益議遺書前

西行日本外史卷之二十二

利光後利常ト改ム

意猶疑ノコトシ

警教邪蕪教ナリ

田利長曰先君有遺命君盍來輔嗣君城內甲仗豐足。福島正則等所貯穀粟積至數萬石足以有為焉。利長以疾辭之。以其書來獻兩府。五月利長卒。命子利光襲封秀賴傳片桐。且元常誠秀賴曰。德川太公不失義元之誼也。而納氏真不遺信長之好也。而助信雄先公知其然。故臨終託孤君務不失其驩心。則可以長久矣。不則禍將不測。秀賴頗悟。而群臣不悅。以且元數使關東。意其有私。稍猜防之。先是秀賴造方廣寺。以繼先志。至是畢功。又鑄巨鐘。乃使且元來告請慶之期。以七月秀賴親往。是歲高山友祥內藤

吏二名

山口雅朝

間宮伊治

海西阿媽港等ノ地ヲ云

鐘銘銘ハ誌也警識ノ辭

ヲ銘ト云 觸忌諱銘ニ

國家安康ノ句序ニ大小

ノ釋迦迭ニ主伴ト爲ル

銘

ノ語アリ豐臣記ニ見ユ

呪詛言ヲ以テ神ニ告ル

之ヲト云神ニ請テ殃

ヲ加ル之ヲト云

上棟牌棟ハ屋脊也牌ハ

勝也ムナフダヲ云

女使二人淀君ノ乳母大

藏尼正榮

繕治ル也

峙具ル也

如安等以奉蠻教下京師獄前將軍遣吏二名往與板倉勝重議放友祥等於海西流餘黨於是界浦有犯人二吏率卒往按之途經大坂有訛言曰且元候秀賴出導東吏取城秀賴懼不出二吏既按界浦遂之長崎訛言乃止將慶之其鐘銘觸忌諱類咒詛者上棟牌亦不如式林信勝僧天海等交言之前將軍怒乃馳使停其慶八月且元治長等來謝女使二人又奉淀君命至前將軍召二女使謂之曰右府吾孫女婿淀氏亦吾婦之姊吾豈相負哉吾視右府猶子而右府視我猶仇讎如聞大坂日招士繕甲多峙

俊改ル也
輸盡ス也

策
片桐三

糧餉吾未知其何謂也。今吾在猶如此。況後世乎。雖然。是非出於右府母子。蓋為奸人所誑誤焉。爾苟俊非輸誠。則國家無事矣。不復問銘詞。二女大喜。遂趣江戸。候夫人氏。九月。使本多正純。僧天海。責且元。以輸誠之實。且元請其旨。不答。且元乃與二女偕辭去。行思之。得三策。曰。納淀君為質。曰。使秀賴居江戸。曰。避大坂。徙他。因密啟曰。質母於德川氏者。先公所嘗為也。是為上策。或譖且元賣君。淀君大恚。與群臣決議。誅且元。舉兵。且元奔其邑攝津。茨水。遠近騷然。板倉勝重飛書來報。十月。朔。報至。

撤除去ナリ

人二作又屬下句

貯軍須一ハ積收也一用
ノ物ヲタクハフルヲ云
東府関一ノ一也

腆厚キ也

消息音信也オトツレ

駿府前將軍方與諸子觀散樂。得報曰。孺子終不悟也。不得不除之。乃撤樂使報之。江戸是春。課東諸侯。城于高田。是秋。課西諸侯。修江戸城。於是皆罷就國。以備大坂。秀賴亦益散金募兵。關原餘黨。若諸藩亡命者。四集大坂。號稱十萬人。四出抄掠。以貯軍須。東府穀五萬石。在其城下。板倉勝重使人謂大野治長曰。聞之。道路諸公將有旗鼓之事。不腆弊邑之穀。敢犒從者。治長辭不敢取。勝重乃使賈人漕送京師。不勞一兵。伏見留守松平定勝。井伊直孝與勝重議遣謀大坂。悉知消息。輒報之。

票生月不ト

萬葉或作楠葉
建部基内面頭

○日新錄云織田常真翁
信天滿二寓居ス秀頼カ
母之ヲ招テ密謀ス翁德
川氏ノ恩ヲ知り且元ニ

告ケ又急足ヲ以テ書ヲ
齎シ其實ヲ以テ江戸ニ
告ケ且麾下ニ属セント
請フ且元亦臣二人ヲシ
テ江戸ニ來ラシメ事ヲ
白スト云々

淺野但馬守長晟紀州ニ
治マ

東府置關于淀葛葉以檢兵士往來尼崎城主建
部某關原降將也與池田氏有姻前將軍命池田
利隆遣其戚屬下間重景將兵援守片桐且元已
納降於我將自茨木赴界浦與大坂兵戰尼崎下
求救於重景重景疑其偽不肯救且元敗走大坂
兵始合而捷氣倍壯大議守備其城故秀吉所築
窮天下力塹壘壯固無匹西北帶水東南多池澤
於是益設塹塞置守兵遂發間使招諸侯伊達政
宗遇之小山縛送江戸島津家久卻其幣馳告駿
府且請師期淺野但馬守國富兵強而與大坂相

我父兄長政及幸長

大阪冬
日之役

爲腹背議者以爲大患已而大坂果數遣使誘其
君臣以利但馬守答曰我父兄所以報故太閤足
矣吾於東府恩誼非輕今無故倍之以黨亂人不
義孰大焉使者猶來百計勸說但馬守乃欲斬其
使懼而止前將軍得諸報告乃下軍令曰伊勢近
江美濃尾張越前等兵急扼淀勢多大和兵自守
其地北陸諸國兵陣大津坂本中國兵陣池田南
海西海兵泊和泉海濱竝俟大軍勿輕戰東海東
山將帥皆隸前將軍關八州及陸奥出羽將帥皆
隸將軍而世子家光與少將忠輝及酒井重忠其

票上

浦生下野守
最上駿河守
賴房水戸常陸介
義直尾張大納言
賴宣紀伊大納言

○成績云前將軍引兩幕
及白旗ヲ尾張義直ニ賜
ヒ中黑幕及白旗ヲ遠江
賴宣ニ賜ヒ各駕ニ從ハ
シムト云

刺客一音威傷也偵伺也
人ヲ殺スレノビノモノ
忠直越前少將

弟忠利等居守江戶。浦生。最上氏以下隸之。賴房
與其傳中山信吉留守駿府。義直與其傳成瀨正
成。賴宣與其傳安藤直次皆從軍。義直初為右兵
衛督。賴宣為常陸介。並叙從四位下。後並進從三
位。任參議。兼右近衛中將。賴房初為左衛門督。後
叙從四位下。任右近衛少將。於是分賜白旗於義
直。賴宣諸嘗受豐臣氏特恩者不許從。十一日。前
將軍以數百騎發駿府。大坂發刺客入京師。欲狙
駕。且焚二條城。板倉勝重覺之。盡捕下獄。二十二
日。駕至京師。傳奏司傳勅勞問。少將忠直以二萬

井伊藤
堂為先
鋒

利常一作利光

長柄鳥飼一ハ淀川ノ
上流ニ在リ一ハ大和
川ノ上流ニ在リ之ヲ壅

壅淀川
于長柄
壅大和
川于鳥
飼
大仙陵
仁德天皇ノ陵ト稱ス

高虎與
直孝陣
住吉

人前田利常以三萬人皆會焉。居三日。召諸將。開
大坂圖議。戰曰西南。兵未至。宜以先鋒挑戰。井伊
直孝。藤堂高虎為先鋒。松平忠明。本多忠政繼之。
忠明。奧平信昌。少子以外孫故。賜氏封龜山。是歲。
其兄忠正卒。代領其衆。統美濃將士。於是先鋒自
南面進。以北面難濟。令伊奈忠政壅淀川于長柄。
壅大和川于鳥飼。尋使毛利福島氏助之。十一月。
高虎至大仙陵。時城將薄田兼相。山口弘定。掠平
野望之。而走。城將大野道見。焚天王寺。以撓我軍。
高虎不動。終與直孝進陣。住吉。城將堀氏弘。掠界

西上川ノト

渡邊了高虎カ臣

淺野發

紀伊行

擊土兵

應大坂

者陣大

鳥

池田兄

弟至神

崎川

利隆欲

濟城昌

茂止之

前將軍

陣住吉

將軍平

野義直

賴宣住

吉北忠

忠繼左衛門督
忠雄宮内少輔

上杉中納言

佐竹右京大夫

相馬輝正少弼

浦聞之而走過高虎軍前前部渡部了慮其有伏
不敢擊淺野但馬守將兵發紀伊行擊土兵應大
坂者來與高虎議事還陣大鳥池田利隆與二弟
忠繼忠雄至神崎川城昌茂奉命監其軍二弟亂
下流利隆涉上流進至長柄川城將織田長益等
以萬人守天滿中島利隆欲濟昌茂止之其夜二
弟復渡下流逐守兵以取中島將軍以前將軍入
京師之日發江戸兼程而進十日至伏見其明詣
二條議事十七日前將軍陣住吉將軍陣平野義
直賴宣陣住吉北少將忠直前田利光陣岡山井

備前島

博勞淵

博勞淵上葦島ノ二字ヲ
脱補フヘキ事也

之而退將軍令片桐且元代入屯備前島以其最

近城屬以礮手諸將將攻博勞淵二寨北寨下有

洲生蘆葦皆以銃卒守之我軍欲先取蘆洲洲不

容多兵兵寡者又不可守石川忠總實大久保忠

鄰子也欲以功贖父乃請以手兵往得舟其隻以

槍為棹而濟敵守洲者皆走上寨發銃忠總仰攻

連晝夜九鬼氏給舟數十助之拔北寨又得蜂須

賀氏援兵遂拔南寨進取土佐港阿波坐港還效

首虜前將軍曰不愧忠世之孫矣於是諸將爭進

池田忠繼臨蜷川而陣部將花房職之望野田福

福島

野田

蜷川

港

阿波坐

欲以功贖父嚮ニ正信ヲ
諷ニ遣テ彦根ニ放タル
故ナリ

西示在月ノイカ...

城昌茂

正諸將

欲濟

孫武齊人也兵法ヲ以テ

兵王闔廬ニ見ユ試ニ婦

人ヲ以テ兵ヲ勒シ王ノ

寵姫二人ヲ以テ隊長ト

ス姫約東ニ從ハス且ニ

讀孫子之ヲ斬ントス王令ヲ下

傳

臣既ニ命ヲ受ケ將軍タ

リ將軍ニ在テハ君命モ

受サル所アリト遂ニ隊

長二人ヲ斬レリト云史

記列傳ニ詳ナリ

脆薄下音龜不堅也モロ

クウスキヲ云

道頭港

島二寨曰旗植而無烟是已逃也使人伺之不見
一人乃濟中島諸將欲繼濟城昌茂止之曰太公
命我護軍戒其持重公等違我言乃違夫公言也
諸將乃止已而中軍傳令責諸將逗留諸將答以
昌茂前將軍召昌茂使林信勝讀孫武傳至將在
軍君命有所不受乃顧昌茂曰汝拘我命見機不
進何也因逐之令諸將進入福島淺野氏以船兵
至海口為其聲援阿部正之白曰西北諸砦相踵
陷沒川場天滿二寨脆薄背水必遁其夜果焚寨
而退城將大野治房守道頭港亦驚走入城蜂須

川場

淡路本
街高麗
三橋

金工光
次

牌字彙ニ曰俗盾ヲ呼テ
ト為ス
因大下無二
日長益
大野治長議和將

賀氏兵追獲其旗幕十二月忠總忠繼與淺野鍋
島九鬼諸將進入川場利隆等進入天滿東南諸
將亦進逼城伊達政宗至川場并伊直孝藤堂高
虎至生王臨空壕而陣城兵燒外城諸橋獨存淡
路本街高麗三橋石川忠總與城兵戰于高麗橋
欲使敵不得燒諸巡使請救之前將軍叱曰止矣
我軍欲登城何恃橋哉彼自斷出路耳令忠總退
舍遂令諸將曰設垣列牌俟令而進勿妄關以損
一卒又以天寒增糧食本多正純受命以金工光
次為介遺書城中使織田長益大野治長議和將

王造貳 城

○日新錄云此時前將軍曰暫々時ヲ待テ可也初秀吉此城ヲ築テ曰是實ニ金城ノ固天下無二也一必スカヲ以テ攻ルヲ得可ラス若シ必ス之ヲ攻ント欲セハ一和成ヲ請テ謀ヲ以テ之ヲ陷ル可レト前將軍舊識ノ故ニ中心一和成ヲ爲ント欲ス然ルキハ秀吉自ラ築テ自ラ陷ル也貳城ニノ九也

軍聞之使來請曰圍合矣請令諸軍四面齊登以天下兵攻一城何難拔之有和議若成不可及已前將軍曰未也將軍不憚本多正信曰太公必有神算願少俟之藤堂高虎私射書城上誘南條光明使爲內應光明約期事覺被殺藤堂氏兵不知而進井伊氏兵繼之加賀越前子弟亦進逼王造貳城故秀康庶子直政先登建幟壕上而城將真田幸村善拒我兵死傷頗多前將軍望烟怒曰奴輩敢破我令顧安藤直次往收之將軍請罰破令者前將軍曰破令者亦不可得也兩公屢巡視諸

生玉口

矢石之來莫甚於川場

茶臼山 岡山

按響トハ極也グヅナヲエルムルヲ云

埋樓ト音因高ク土山ヲ築キ一ヲ其上ニ置ク也

徵倅非望ノ福ヲ求ル也扼止ル也

壅河之功竣淀川大和川ヲ壅ク功オワルヲ云隍城下ノ池ナリ

營前將軍未嘗衷甲被葵號戰袍上馬從十餘騎至生玉口城兵望觀識之叢銃兩注衆爭請避之前將軍不顧按響徐行橫田尹松後至排衆而進曰此公喜當矢石矢石之來莫甚於川場請往焉乃扣馬而西使去城遠他日將軍巡至天滿登有馬氏埋樓城兵狙發大煩從者請去不肯水野勝成曰元帥巡師與斥兵異不當專視一處乃肯去城將後藤基次曰兩帥皆天授豈可徵倅扼衆勿妄發銃六日前將軍徙陣茶臼山將軍徙陣岡山築連珠砦相接壅河之功既竣隍水多涸城兵大

西生玉口ト云

土豚土殿也俗ニ所謂土儀
竹牌竹束槍也夕ケ
夕バ 距埋城ニ上ルノ
具土ヲ積ミ稍ク高クシ
テ前テ以テ其城ニ傳ク
ナリ

且夕人高年故ホドナク
次スル人ト云意ナリ
自艾艾ハ治也蓋シ自ラ
新ニスルノ意
介意トハ繫也心ニカケ
サルヲ云

金工光
次入城
議和

驚我軍以土豚填隍列竹牌排鐵楯起距埋鑿地
道而發銃鼓譟者每夜三次使城兵不得休止前
將軍令諸將射書曰降者有賞城中人人相疑將
軍復請凌城齊登前將軍曰吾聞良將不戰而勝
且損兵而得城吾無取焉復使金工光次入城議
和城中衆議不決多願和者大野治長等建議曰
德川翁且夕人也明歲西吉東凶且約和以爲後
圖乃勸秀賴請和前將軍曰右府誠自艾則吾莫
復介意城內客兵皆釋不問因約三事曰填周池
曰徙大和曰以淀君爲質必居一焉數日答聽填

指目ハ摩ル也

直孝晝不交睫睡音接自旁ノ毛
也マツゲラ交テ眠ラヌ
ヲ云

耆老八十ヲ一ト云七十
ヲ一ト云 我聞ハ兵也
兵馬ノ一ヲ云
重上一有軍字
慣習フ也

周池而請爲客兵加食邑前將軍怒曰釋之已多
矣奚勝養之乎議乃輟乃命工益造攻具或詣井
伊直孝議事直孝方睡起指目而出或曰子何懈
也曰我慮敵出襲夜不交睫唯晝閒得睡耳城將
大野治房愧道頓港之敗欲有報之時阿波兵陣
本街橋西治房夜出襲之阿波兵亂死傷頗多人
乃服直孝也先是天皇使大納言藤原兼勝大納
言藤原實條來勞於是復來傳詔旨曰卿以耆老
冒風雪于我聞宜委事諸將以還息於京師即欲
和議將詔秀賴成之前將軍稽首曰臣少慣軍旅

且職分所存不可獨逸勿勞聖慮至於和議臣自修之不足以辱天詔使秀賴奉詔則可若不奉詔適增其罪臣則不得不誅夷之是以敢辭乃令女監阿茶如京師迎常光氏常光氏京極忠高母而淀君妹也使之入城勸和經工場而往工人千百成群造諸攻具飛橋輜輜皆以千數常光入城具說淀君淀君初與秀賴俱巡視城內見守兵頗壯銳也大喜遂上天主閣以望東軍則極目皆兵旌旗際天淀君色動已而備前島軍發大煩中閣第一層二女震死淀君始大驚勸秀賴成和而會常

常光氏工場作事場ナリ

入城勸

和

飛橋城上ニ架ル橋也輜輜音墳氣四輪車也後

ヨリ之ヲ推シ直ニ城下ニ抵リ以テ攻ム可キ者

ナリ

極目ハ窮也見ワタス

備前島カギリヲ云

軍發大

二層層ハ重也ニヂユウ

メヲ云

震死煩九ニ擊

炮

手殺サレタルナリ

和成

冢子ハ大也長男ヲ云

和成

和成

目逆一ヲ以テ之ヲ迎ルナリ

光至則喜懼交集常光傳命曰右府必欲屠汝坂則於其舊封一無所闕特逐諸客兵使速軍鼓外城填周池以著和親之實秀賴母子召諸將議未決本多正純使人言治長長益曰公社之議已成矣子等遲疑罪將至矣二人太懼急因後藤光次獻質治長欲遣其幼子光次斥之曰推弱者何用乃率其冢子而還十九日和成約填周池逐客兵二十日板倉重昌入監秀賴誓書秀賴問曰兩公何可程重昌私對曰星太公持書而歸兩將軍目逆而問曰嚮遣汝不命其所程如何重昌帶狀

密命按スルニ島津氏ニ備フルノ命ナリ

填塹

塹一作隍

前將軍喜曰非汝不能辨也城將度我特和而解也欲襲茶臼岡山夜使人候視視其嚴備乃止初西藩獨島津氏未來會豐二筑將帥受密命亦不發於是以前將軍使人勞而罷之遂令諸軍撤圍特留日矣前將軍使人勞而罷之遂令諸軍撤圍特留勲舊七將填塹以本多正純安藤直次成瀨正成掌之諸侯爭助役伊達政宗藤堂高虎等請曰秀賴聽命終不可保也恐遺後患不若及今除之前將軍曰吾與豐臣氏以義合者也長湫捷後聽和入京師始助征伐終受委託關原之役乘勢歷大

前將軍
夜發入
京師

御府朝廷ノ文庫
典籍ハ一經一也レヨモ

五山

天龍寺 相國寺
建仁寺 東福寺
萬壽寺

諸節會元日白馬踏歌端
午豐明等ヲ云

坂事固非難今彼乃以怨報恩吾苟欲除之豈俟卿等言哉吾特念太閤舊好以保全之耳彼復負我敢行不義則自取亡也卿等且勿言大坂諸將欲要擊前將軍二十四日前將軍與數十騎夜發行營比曉入京師衆以為神初前將軍之出京師命林信勝等索御府及公卿家典籍命五山徒開局校寫在大坂軍中遙督其役使者往來不絕至是畢功為三本獻納其一置之于駿府江戶二十

票主日本書紀卷之二十一

上

尼崎成將下間重景

精言會六日白鳥龍輝

番氏明牽裾ハハ引也ハハ衣後及其父也ハハツニトハハツキヒク大膳

父兄信輝及之助

踏其項音揚足ヲ以テ物ヲ蹙

也項ハ頭後也ウナジ

秀宗遠江守

伊達秀忠宗陸奥守

宗封于

宇和島富田氏信濃守

十萬石

鳴故其尼崎成將不救且元前將軍怒欲奪其封以與其弟忠繼利隆之老番氏明來陳謝之不聽而入氏明牽裾號哭以死爭之初氏明父大膳為圍人長湫之役池田輝政見父兄歿欲戰死大膳扣馬過之輝政怒以鎧踢其項血被面而不縱遂存其祀前將軍記之喜其世忠節也乃釋利隆次年忠繼母子皆卒命利隆攝備前國事伊達政宗長子秀宗幼質於大坂關原之役始得放還政宗避嫌立少子忠宗為嗣於是秀宗從軍前將軍怒之封以富田氏舊邑宇和島食十萬石筒井定次

廢疾下癡ト通ス固疾復夕用ニ可ラサル者

遺臣多應大坂募以故賜定次死于配所將軍在岡山亦論賞諸將士功是役井伊直孝以兄直勝廢疾不勝事代攝其軍有功將軍遂命領其國直孝辭曰直勝雖羸有先臣養士在每有君事臣攝焉而從可矣今以庶孽先嫡長臣所不安也又因安藤直次力請將軍嘉賞而不許乃賜彦根十五萬石別賜邑于直勝初直孝有故育於民間比十歲有強盜數十入其家輒拔刀斫一人父直政密召見以常所執軍麾授之而卒及長召用為書院番頭稍進大番頭於是既拜命次日入謝徐進

直孝坐
執政正
信上
酒然先典及肅恭ノ貌
故侍從直政ヲ指ス

周池之
諍

元和元
年

牙城本九
九日他書ニ據レハ當ニ
十八日ニ作ルベシ

坐執政本多正信之上。坐者洒然變色。既罷謂正信曰。今日之狀類不恭也。然已承故侍從之後。不能不然。正信曰。公唯能然。所以有是命。吾竊慶郎君知人也。當是時。諸工卒已填外隍。遂及內隍。城中詰之曰。初約填周池。謂西南外壕也。今及於此。何也。成瀨正成對曰。謂之周者。周內外也。且和親已成。何用隍。為今欲存內隍。其意如何。城中不能爭。遂晨夜督役。超城而畢。獨餘牙城一隍。元和元年正月三日。前將軍發京師。九日將軍入京師。盡罷諸侯。就國使安藤直次追及岡崎。告功竣。且告

小幡景
憲伴應

至尊臣下天子ヲ稱シテ
一ト云 鄉向フ也

大坂有再舉之計。居五日入朝。又五日東。二月會前將軍于中泉。密議而往。十四日前將軍歸駿府。將軍歸江戶。江戶之士有小幡景憲者。有罪出仕。前田氏。玉造之戰。先衆奮鬪。城將大野治房識之。及和成。潛誘以厚利。景憲伴應夜入見治房。治房大喜。遂告再舉之計。因約期遣歸。景憲歸。因板倉勝重。松平定勝。啟之將軍。將軍與前將軍議。為不知者。以候其動息。大坂益召募客兵。以間使招景憲。勝重定勝謂之曰。兩公再來。諸軍復集。不出五十日。其間城兵或侵京師。挾至尊。以東鄉則恐

西京上日ト云

費力也。汝勗沮之。景憲諾而往。城中諸將有議出師者。治房兄弟固執不聽。信景憲之說也。或說治房曰。景憲謀賊也。請驗問之。治房驚發甲圍其舍。景憲笑語自如。治房召之。即從一奴入。治房曰。人言果不可聽也。乃置之界浦。使時來見。兩將軍已熟知敵情。而秀賴未知之。三月。使青木一重及二女使來請曰。兵荒後。食祿不給。請賑貸之時。參議義直將娶故淺野左京大夫女。前將軍謂二女使曰。右兵衛督成婚在近。吾亦將往焉。東國女子不嫻禮節。汝等幸往相之。婚畢則吾自如京師。以計

二女使響キニ江戸ニ使

セシ一也

賑貸一ハ贈也一ハ施也

ニキハリスクフヲ云

嫻習フ也

負擔任也背ニ一ト云肩

ニ一ト云

關門朝廷ノ門ナリ

直孝陣

東寺

高虎陣

淀

渡邊了

賑給之事。乃遣之尾張。已而京師報至。曰。募兵聚大坂者。十四五萬。兵勢什倍前役。前將軍笑曰。多益可敗。不必禁之。終下令諸侯。皆如前役。先命井伊直孝。藤堂高虎。率兵往護京師。京師方訛言大坂兵來。負擔四走。或入關門。及公卿宅。板倉氏僚屬請為兵備。勝重曰。置諸乃便。服巡行。不異平日。上下倚安焉。而諸將至直孝陣。東寺高虎陣。淀去歲之役。山口重政欲以功自償。至箱根不得出。於是聞行屬井伊氏。藤堂氏將渡邊了。縱敵於住吉。高虎自恐被疑。甚誚了。舊臣亦忿了。新進傲人

大坂夏月之役

也。了請去不許。四月九日。前將軍至尾張。召大坂使者曰。吾聞右府復募兵。兵多則食乏。固其當已。吾將往驗其虛實也。因留使者。不遣。遣常光氏。再諭弭兵。居三日。成義直婚。又三日。發尾張。十八日。至京師。常光氏來報。秀賴不聽命。又使後藤光次往。亦不答。乃徇畿內。應大坂募者。收其妻子。降者宥之。將軍以前將軍至尾張之日。發江戸。以將忠輝。與黑田長政。加藤嘉明。皆自請而從。二十一日。至伏見。明日來謁二條城。前將軍欲以二十八日出師。將軍以兵未全集。請少俟之。前將軍曰。此役

乃公前將軍自ヲ言フ也

吾老矣

不復可

遭事必

先衆一

樂戰

高虎曰

利於遠

不利於

近

石川忠

總守高

槻池田

利隆守

尼崎山

陽山陰

諸咨ト全シ事ヲ謀ルヲ

ト云

郷嚮ト全シ向フナリ

當決於野戰。野戰不用多。乃公以見兵先往。汝合大衆。繼之。將軍曰。兒在此。使大人先。世謂之何。前將軍曰。吾老矣。不復可。遭事必先衆。一樂戰。本多正信侍側曰。臣聞軍之先後。在地之遠近。太公在京。郎君在伏見。其次已定矣。太公甚無道理。前將軍乃止。召藤堂高虎。諮攻城方畧。高虎對曰。利於遠。不利於近。輕兵挑戰。俟其遠。出擊之。則敗。衄之餘。無復守志。前將軍撫掌曰。子言如出我口也。遂定諸軍所鄉。石川忠總守。高槻池田利隆。池田忠雄。守尼崎。其餘山陽。山陰。將士自神崎進。淺野。蜂

將士自神崎進 淺野蜂須賀諸將士自和泉進 和伊濃 諸部自大和口 進 一條槍 故態

一條槍故態ハ姿也ヒ トスギヤリノモトノフ リコ云 小笠原信濃守 仙石越前守 諏訪因幡守 保科彈正忠 丹羽左京大夫

須賀以下南海將士自和泉進而大和伊勢美濃諸部自大和口先進少將忠輝伊達政宗為其帥水野勝成為其先鋒前將軍召勝成曰我大和口先鋒非汝母可者汝統大和將士有不用命者先斬而後聞與直孝高虎相為策應期其全勝慎勿作一條槍故態勝成感謝而出井伊直孝藤堂高虎以近江伊勢兵為中軍先鋒榊原康勝松平康重與小笠原仙石諏訪保科丹羽諸將繼之自河內口進先是城兵侵大和大和法隆寺有工人中井正次前役為東軍造攻具城兵怨之圍法隆寺

長池 南都

退走 一作退去

焚之二十六日大野治房亦寇郡山守將筒井定慶棄守遁水野勝成進至長池聞之謂部下曰敵若焚南都我恥也疾馳赴之治房至不敢逼遂退走勝成追躡至法隆寺會淺野但馬守以兵五千北赴和泉至佐野治房等誘紀伊土寇使起其後而以兵二萬逆之紀伊將龜田高綱曰平地之戰寡者必敗宜退至檜井蔽林塞蹊而陣但馬守從之明日黎明治房先鋒塙直次岡部則綱谷輪重政等爭先而進高綱以銃手要擊傷則綱紀伊將上田重安與直次接槍傷而交退多胡某射斃直

檜井

敵林ハ隱也樹陰ニ伏スルヲ云 蹊徑路也

多胡某助左衛門

貝塚
紀伊土
寇

龜背嶺

南都
國分嶺

捷路一敏疾也チカミチ

龜背嶺

物部守屋欽明帝ノ朝百

濟ヨリ佛像經論ヲ獻ル

蘇我馬子厩戸皇子深ク

之ヲ信ス守屋素ヨリ之

ヲ信セス用明帝二年馬

子厩戸相謀リ遂ニ守屋

ヲ稻城ニ攻テ之ヲ殺セ

細作謀者也シノビノ者

次。遂獲則綱重政。治房在貝塚。聞敗走而紀伊土
寇亦平。但馬守復進。勝成分其部下為二隊。以掘
直寄。松倉重正為左右隊將。重正不告而進。直寄
怒。召居民問捷路。對曰。龜背嶺最捷。然昔物部守
屋由此路取敗。武人相傳以為凶也。直寄曰。吾既
從軍。凶其分也。且守屋以敗安知吾不以勝乎。遂
踰嶺。先重正至國分嶺。已而勝成引諸軍踵至。少
將忠輝猶陣南都。兩將軍以四方兵漸集。遂議親
出會大坂。細作入京師。欲焚禁內。及二條板倉。勝
重捕下獄。前將軍以故停行。五月五日。乃發令諸

星田

角南

平野

道明寺

河内

軍持三日糧食。以米鹽酒漿一櫃。自從駕。肩輿而
行。將軍發伏見。上杉景勝留守京師。陣于男山。前
田利光。少將直忠。以下皆從。即日。前將軍舍星田
將軍舍角南城中。聞我大軍至。乃議戰。後藤基次。
薄田兼相。渡邊尚。出陣平野。大野治長。真田幸村。
木村重成。長曾我部盛親。相繼而出。兵各萬餘人。
計邀擊我先鋒。基次乘夜潛甲。而南勝成在嶺頭。
謂諸將曰。炬火北來者。至道明寺。而滅是敵。欲出
我不意也。乃嚴備以俟。而馳使告之中軍。直孝。高
虎亦赴中軍。取節度前將軍曰。事如我意。六日。昧

夾與將軍俱發至平岡勝成遣直寄重正等赴道
明寺遇基次于片山重正不利直寄進擊其橫重
正反之兼相尚來救基次勝成擊尚破之本多忠
政松平忠明與伊達氏將片倉景綱擊基次兼相
亦破之大野治長真田幸村等自道明寺以二萬
餘騎援至景綱與幸村戰不利陸奧銃隊兼之幸
村卻於是勝成與諸將齊進合擊伊達氏銃手荻
又市射基次斃之水野氏騎士河村新八縱兼相
亦斃之本多松平丹羽氏縱左右翼大破治長治
長尚皆走幸村退保南阜勝成馳使促伊達政宗

縱音聰矛戟ヲ以テ之ヲ
撞クヲ謂フ

千塚

矢尾
若江

高刑藤堂仁右衛門
良勝藤堂新七郎

曰公自進中軍以備幸村橫擊則吾追其北不使
隻騎返也本多忠政亦促之政宗以兵疲丸盡辭
一柳直盛在越後部下請進援前軍忠輝不肯幸
村與尚遂更殿而退藤堂高虎自千塚南赴道明
寺其二族將高刑良勝先進渡邊了自為斥候還
報曰道明寺囂聲漸西漸微是敵已敗也乃舉鞭
左指曰矢尾若江有敵高虎使人過前部轉佈而
左了曰茲地沮如請由別路乃馳傳令高刑良勝
不顧而進至矢尾堤遇敵將盛親伏堤下二人死
之盛親愈進了等力戰收兵據高阜馳促高虎高

木村重成戰于若江堤

替原其助在備

菴原刺安藤長三郎

安藤長三郎

赤隊并伊氏ノ兵隊也

虎怒其不救二將不肯并伊直孝赴道明寺亦轉而左與木村重成戰于若江堤其將長坂某曰先得堤者勝督統隊奪堤據之槍隊欲進老臣菴原某曰勿亟用槍亟用槍則敵近而勢竭衆冒進不利敵爭蹙之菴原乃麾而進山口重政與次子弘隆奮戰被創長子重信深入斬二騎進與重成鬪而死直孝麾下繼進菴原刺殪重成安藤某取其首敵兵皆潰并伊氏兵追北里餘其游兵見盛親幟橫迫之渡邊了亦見赤隊來也乃奮擊走盛親進扼平野橋復使人促高虎欲邀道明寺敗兵高

斯奴渡邊了ヲ斥言ス也 噓々音饒多言也

和泉守高虎ヲ指ス

虎曰斯奴不死於死處今何噓噓乃爾歸師勿曷宜速收兵會有一監使至了迎而言曰陪臣敢有請盛親雖遁幸村等將至要擊蹙之則大坂之陷不出今夜使之入城則明日之戰又將費力焉臣策之至熟如和泉守弗聽何監使然之往說高虎高虎不答以日已暮益促了收兵了遂縱火而退後直孝赴高虎營賀戰捷高虎曰我有怯夫多喪我良是為憾耳直孝曰僕自若江赴矢尾見貴部一將樹席幟追敵指揮甚可觀斯人亦死否高虎默然了脱胄進曰所謂席幟即臣也因呼其屬兵

樹席幟追敵指揮可觀

掃部君直孝ヲ指ス

曰掃部君有褒詞我輩不徒勞矣然子終以傲謾

見黜是日神原康勝等至菅江擊敵將木村宗明

康勝患瘍膿流至鎧氣不為撓奮戰破之與小笠

原秀政等進赴若江監軍藤田信吉扼之而止少

將忠直與其老本多成重等陣四條畷在井伊氏

後皆不逮事兩將軍聞先鋒戰酣欲以中軍繼之

而捷報累至効首虜於馬前日已暮前將軍次千

塚將軍次道明寺下令曰詰朝攻城先鋒戰疲當

以他軍易之忠輝忠直皆以逗留失旨本多成重

以忠直命來稟曰明日之戰越前兵何陣前將軍

傷癰ト全シ
膿腫血也ハレモノ、ウ
鎧鏡也アアミ

四條畷

稟命ヲ受ルヲ云

惰夫晏起ハ晩也オソクオ
起不逮キルヲ云

罵曰惰夫晏起不逮事尚何言哉成重等怖恐還

報且曰君努力忠直乃徇其士曰明日我不先登

則先死怖死者自此去小笠原秀政亦恨為監軍

所誤出雲守本多忠朝其戚屬也秀政夜往見之

曰明日吾有尺前無寸卻忠朝曰子得我心初忠

朝父忠勝臨死囑長子忠政分遺財於忠朝忠朝

曰宗家多費用吾已辱分地不敢受忠政固予之

忠朝曰且實之兄氏以俟我需及役忠政問焉答

曰既辨之矣及在大坂病其營所多沮澤請易之

前將軍曰乃父為戰未嘗問險易若何不肖焉忠

田出蘇之阻
鬪索也モ短ノ
五
五

乃父為
戰未嘗乃父忠勝ヲ指ス
問險易

遠藤但馬守

片桐主膳正

石川主殿頭

時田權之助

六郷兵庫頭

朝慚恨。以故終與秀政約死。既而前將軍部署諸將。前田利光為右先鋒。本多康俊。本多康紀。與遠藤。片桐。石川。時田等。在其右。本多正信。土井利勝。酒井忠世。本多大隅。黑田長政。加藤嘉明。繼之。少將。忠直為左先鋒。本多忠朝。小笠原秀政。與秋田。六郷。淺野。丹羽。仙石等。在其右。神原康勝。松平康長。酒井家次。稻垣重種。繼之。大將軍親將右軍。水野忠清。青山忠俊。松平定綱。以書院番頭。高木正成。阿部正次。內藤清次。以大番頭。並在其前。安藤重信。在其後。前將軍親將左軍。本多正純。植村家

次板倉重昌。本多信勝。內藤掃部等衛之。參議義直。參議賴宣。在其後。井伊直孝。藤堂高虎。與細川忠興。在右軍之左。水野勝成。與松平忠明。本多忠政。伊達政宗。少將忠輝。在左軍之左。處分既定。遣偵騎候戰地。而城中未之知也。以大敗後。衆心恟懼。會議決計曰。東軍來逼。不出二三日。欲誘之於南郊。而自西橫擊之。天未明。使人出為斥候者。東南望見聚落如常。所無者。或以為曉霧。及日出。視之。則皆軍隊也。乃大駭馳還告急。乃傳令諸將。真田幸村陣茶臼山。以當我左。大野治房陣岡山。

聚落入ノリ居ル所即
子村一也

真田幸村陣茶臼山。以當我左。大野治房陣岡山。

秀賴親將繼之

何謂大

兵

住吉

誅奴輩

何以鑑

爲

騎左重

右

鞍音嚴筆履ナリ

約衣ハ麻也カタビラ

黃掛掛挂ト通ス懸也キ

イロノハオリ

ハ騎兵ハ

輜重ヲ云

ハ騎兵ハ

輜重ヲ云

以當我右森勝永竹田永應大野治長及七隊長

陣其間明石守重等以別軍出于今宮而秀賴親

將繼之鎧仗旌旗皆極嚴整城兵悉銳而出其將

帥人人欲必當兩將軍將軍候騎來白於左軍曰

大兵出矣請速進旆前將軍叱曰敵空城而出不

過七萬何謂大兵乎及住吉乃舍輿穿鞵左右進

鎧斥之曰誅奴輩何以鎧爲約衣黃掛而上馬其

騎與前軍輜重相亂不可禁顧命橫田尹松尹松

進呼曰騎左重右道關而行使人返馳告義直賴

宣曰速來戰將作也已而右軍傳呼將軍至矣長

政嘉明出謁道傍將軍甲而不胄單騎從二十餘

卒巡師見一人立馬揖之二人進執其銜曰疇昔

敵遠出憾其逃入也而今又大出齊授其首幕下

之事無不如意也將軍首肯曰今日剪滅之本多

正信等與從焉材蒂衣持團扇拂蠅而過長政嘆

曰何不類平日威嚴也嘉明曰重於常而輕於變

德川氏之癖長政曰可謂佳癖矣將軍行至前部

布令而歸兩軍既近左先鋒隊將本多成重上阜

候戰忠朝秀政與勝永永應以銃手挑戰戰少不

利幸村乘之成重顧麾我軍軍乃進忠直曰吾自

可謂佳癖

癖

癖

癖

癖

癖

癖

癖

癖

癖

蠅過

團扇拂

材蒂衣

箒輿

音進竹轡ナリ

ノヲ云

ノヲ云

ノヲ云

ノヲ云

ノヲ云

ノヲ云

ノヲ云

ノヲ云

ノヲ云

衝馬ト也クツバミ

首肯ハ可也ウナヅク

材蒂衣箒輿音進竹轡ナリ

ノヲ云

ノヲ云

ノヲ云

ノヲ云

崇生日本外史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閻羅廳

閻羅廳一又瓊魔ニ作ル地獄ノ主鬼官ノ總司也

也エシマワウノヤクシヨヲ云直ニゴ、ニ入ニ

トスルハ死ヲ決セル也

餓鬼道佛氏地獄一畜生修羅人間天上之ヲ六道ト云

吉田修理菟田主馬共ニ成重カ臣

西尾又作越前忠直カ臣出雲守忠朝自ラ言フ也

鐵櫓ハ馬籠也テツノムチ

大屋某夜左衛門

此直入閻羅廳也。因呼餐立而食之。一人捧餐一人持胄食畢而胄謂左右曰。我既食矣。必不墮餓鬼道。騎而直前。軍開而從之。忠直弟忠昌手斬二人。成重與吉田修理菟田主馬左右縱擊幸村軍。終敗走。追至安井。西尾久作與幸村鬪。斬之。忠朝見其軍卻。乘愛馬百里馳且呼曰。出雲守在此。盍回戰。敵聞之。四集。忠朝執槍殪二人。一人以銃迫之。射洞其腹。忠朝跳而下馬。拔刀斬銃者。其圍進鐵櫓。乃左奮櫓。右揮刀。殪八人。身亦被二十餘創。踰溝而僵。敵爭其首。從騎大屋某伏屍上。扞敵而

濰多見某縫殿安積某覺兵衛

稻荷

住吉

川場 天工寺

死。秀政亦躬自力戰。終死之。其長子忠脩死於攢槍。下少子忠真被創。欲死。其臣濰多見某安積某扶而還。右先鋒隊將伴八彌安見右近等進。衝治房軍書院番三隊。繼進。迭有勝敗。本多遠藤諸將橫擊之。治房敗走。返戰于稻荷。又敗。纔脫入城。右軍已前。左軍稍卻。直孝高虎顧助左軍。酒井神原諸將方承敗。進而戰。未決。直孝高虎橫斷。森氏軍後破之。與七隊長遇。不利。安藤直次以前將軍命。至督衆返擊。破之。勝成率所部奉命赴住吉。望左軍。戰作轉。向天王寺行。破敵兵。而趨川場。與明石

面目黑者東兵

紛拏音柳亂テ相搏持スル也一拏ニ作ル意全

茶臼山 岡山

守重遇交綏而北大番三隊以將軍令邀擊守重于勝曼走之時兩軍酣戰埃塵大起彼此紛拏不可辨阿部正次以為東兵冒暑遠來面目皆黑城兵則否乃令曰面白者敵兵也因物色斬數十級諸隊相傳倣之斬獲無算秀賴欲親出聞城中有反者不果又以前將軍數遣人議和召還大野治長等治長等走還敵軍皆顧後我軍乃乘之遂大敗之斬首一萬五千級前將軍進上茶臼山將軍進上岡山少將忠直進至川場縱火市舍城中有為內應者忠直兵乃自高麗橋破京口門而入植

觀月樓 高槻 備前島 傳法口

仙石基宗也

幟城上是為先登第一吉田修理轉自天滿濟溺死水野勝成繼忠直而入忠直分兵焚諸樓櫓終及天主閣烟燄衝天諸軍齊呼皆破門而入秀賴避火于觀月樓淀君及夫人德川氏以下皆從之池田利隆發尼崎路望其烟乃馳濟神崎要擊敗兵多得首級石川忠總與京極忠高高知發高槻與敵將仙石某戰于備前島敗之毛利秀元及加藤明成以水軍至傳法港口松平乘壽自森口金森可重自岸和田至皆獲首級淺野氏蜂須賀氏最後至其他遠地侯伯皆不及也前將軍據胡牀

吾復捷矣

吾復有首功斬一ノ一ヲ云十四歳○逸史云其樓上ニ上リ火ヲ避ル源夫人亦從フ淀臺夫人ノ袂ヲ膝ニ

修遠一ハ長キ也

望見火起左右有更關原之事者乃顧謂之曰吾復捷矣已而將軍來賀前將軍曰汝之功也使歸陣本營忠直來見乃執其手曰可謂乃公孫也忠輝見不顧義直賴宣自後軍馳見諸軍輜重屬途爭進賴宣曰是軍既捷將舍也已而天主烟舉賴宣咄嗟而進義直從之至茶臼山則諸將賀者大聚賴宣攬涕曰大人置兒後軍使不及事松平正綱曰君十四歳矣前途修遠不患不建功賴宣變色曰吾復有十四歳乎前將軍曰汝此言足以當首功也時秀賴猶在樓上大野治長欲免夫人以

レテ坐ス治長侍女ニ因テ啟テ曰事已ニ逼レリ君夫人ニ請テ城ヲ出テ幸ニ君子母ノ地ヲ爲ニト固ク之ヲ言フ淀臺首肯スト云々
木村其權右衛門
其夫與姑夫ハ秀賴姑ハ淀君ヲ云
乃夫亦秀賴ヲ云
精倉乾飯ヲ一ト云ホシイヒノクラ
加々爪其甚郎直澄

成和也使諸姬侍擁而出蒙葵章衣窘步亂兵中城將堀内氏久觀之進當其前辟人而出呼我將坂崎成正護送之治長遣木村某追及因本多正信言其意正信來啟前將軍前將軍喜曰吾且遂免其夫與姑也正信又啟將軍將軍叱曰盍與乃夫俱死秀賴遂入精倉中益發使乞命而日已暮將軍遣井伊直孝及安藤重信石川正次等守精倉以俟命八日前將軍遣本多正純及加加爪某往驗之且言曰事已至此無復可言太閤舊好吾竟不能忘苟母子皆出乎置秀賴于高野給淀君

發銃倉
中者二
秀賴以
下自殺

大戰後
當兩

領之頭ヲ點テ之ニ應ス
ルナリ

二鼓 夜ノ刻ナリ

以萬石治長入告答曰謹拜命之辱當往謝之獨
萬兵所注目願得二輿而往直孝疑其詐乃使答
曰軍中唯一輿右府請騎往復不決直孝謂重信
曰大旨雖仁恕貽禍之道也在我輩耳乃發銃
倉中者二秀賴以下知絕皆縱火自殺前將軍方
進至櫻門以待秀賴出直孝等來告狀請罪前將
軍領之即日午時遽命駕獨從板倉重昌北歸京
師曰驅之大戰後當兩從者不信已而兩大至上
下沾濕及淀取雨衣夜二鼓入二條城而大坂諸
軍一無知之者將軍令阿部青山水野高木四將

城墟墟ハ古城也シロア
ト凱旋兵樂ヲト云
一ハ還也カチドキレテ
カヘルヲ云

煽亂ハ動也オダテサ
ワカスヲ云

假之トハ假容也ユルシ
オクヲ云
改圖ハ謀也コ、ログ
ミヲムルヲ云
忠興庶子式部興秋

守天王寺玉造青屋京橋四門又令安藤重信留
西面四道卒以修理城墟收屍于岡山以祭軍神
九日凱旋伏見諸侯爭捕殘黨來獻十五日徇長
曾我部盛親于京師斬于六條磧後二旬磔大野
道見于界浦大坂將伊藤長實奔在高野請得監
使自裁前將軍曰治長等誤國盛親等煽亂皆所
不宥也其他豐臣氏舊臣盡忠所事者我皆假之
長實及青木一重岩佐正壽等改圖而仕者數十
人古田重然通大坂事覺伏誅細川忠興庶子獲
罪於父奔歸大坂及敗被捕幕旨宥之忠興賜之

金馬

金馬一法也キンノフ
ニドシ

經田里一界ヲ為ル等
ヲ云 殷富一ハ盛也
一實ニ作ル

死冬役忠興以備薩摩不來會及夏役興前將軍
謂近臣曰忠興必先衆至駕次星田忠興果至七
日之戰與有功焉於是西南諸侯後至者相繼謁
兩公兩公收大坂金賜井伊藤堂氏金馬直大坂
千枚者各二六月賜大坂于松平忠明食十萬石
忠明修荒廢經田里期年而殷富如故十五日前
將軍入朝告成事獻白金千兩二十八日將軍來
二條議賞罰加封直孝高虎各五萬石後並至三
十萬石水野勝成違教旨輕自接刃故不賞後封
郡山遂移備後福山食十萬石本多忠朝死事無

政朝政勝ニ作ル可レ

子以兄忠政子政朝襲封小笠原忠真襲父秀政
封柙原康勝瘍劇而卒大須賀忠次實康勝兄子
也命復本姓襲其封以大須賀氏衆屬於賴宣責
藤田信吉失軍機收其邑令池田忠雄襲兄忠繼
封以其舊封賜蜂須賀至鎮少將忠直遷從三位
進參議前田伊達淺野氏皆進官爵前將軍季女
寡於蒲生氏者再嫁淺野氏至次年成婚閏月十
一日將軍率諸侯入朝獻白金萬兩二十七日兩
公偕觀樂于二條城奏振鉞還城樂延喜樂太平
樂諸曲天下大亂伶官耗散者數百年前將軍招

樂復古

○成績云萬歲樂延喜樂
陵王納蘇利太平樂約鋒
散手武德樂技頭還城樂
長庶子ト云々
伶官樂官ナリ

新式十條

貞永建武式目後堀川帝
貞永中北條泰時成敗式
目凡五十條ヲ定ム後醍
醐帝建武三年足利尊氏
王權ヲ奪ヒ北帝ヲ立テ
式目十七條ヲ定ム

紊亂ルナリ

寬平遺誠宇多天皇寬平

九年位ヲ皇太子ニ禪リ

自ラ書ヲ著シ之ヲ誠メ

至フ其略ニ曰賞罰ヲ明

朝廷式

十七條

怒ヲ慎ミ色ニ形ハス莫
レ婦言ヲ用ル莫レ小人

撫有年終復舊職朝廷之樂自是興矣先是前將
軍參考貞永建武式目與林信勝等議定新式十
三條七月七日會諸侯于伏見頒之曰文武之道
勿不修佚遊羣飲勿不禁犯法者勿舍謀反若殺
人者勿不告諸國民勿移其所勿私築城郭立異
結黨者勿不告勿私結婚姻侯伯會同勿衛從過
節衣服之差勿紊無爵位者勿乘輿諸將士勿厭
儉約國主任人勿不擇其器又與關白藤原昭實
等議定朝廷式十七條其畧曰天子宜因寬平遺
誠專學古道而傍習和歌見任三公宜班諸王上

干
ヲ舉ル莫レ治ヲ有識
訪ヒ道ヲ六經ニ求メヨ

見任音現

累功勞下ハ重ル也

淨屠僧侶ナリ

織田氏常真

類廢ハ墜ルナリ

花井基主水

武家官位宜在公家員外廷臣繼嗣不宜取異姓
諸服章不宜踰等才藝異等若累功勞者其超遷
不宜拘門地諸僧官不宜濫授諸朝士違關白及
有司者諸淨屠妄冀官達者皆宜處流竄是月封
織田氏于大和上野諸邑本多正信請毀豐臣氏
祖廟前將軍不敢私斷終與諸王公議請焉有詔
廢祀典任其類廢十九日將軍發伏見八月四日
至江戸是日前將軍發二條二十三日至駿府初
少將忠輝受封信濃浸驕縱嬖善擊鼓者花井基
遂委之政事有三將驟諫不聽乃訴之駿府忠輝

長坂信政血槍九郎

馳至誣三將有罪賜死及徙越後益驕及大坂夏
 役行至森山從兵與將軍牙騎鬪殺三人長坂信
 政之嗣在焉已而向大和口聽花井言逗撓不進
 前將軍東歸過森山驗實大怒遂使人往誚其罪
 有二士自誣以解之前將軍不信遣吏按之且詰
 其逗撓花井歸咎於山田將監逐之次年前將軍
 召忠輝母茶阿曰少將驍健吾期其成立不圖荒
 惰乃爾又擅殺長坂血槍之弟在吾在時如此將
 軍時可知吾不得不絕之茶阿懼報之越後忠輝
 懼來謝不許見遺命將軍放之伊勢後遷飛彈遂
 如此一作既然
 ○日新錄云前將軍狩獵
 時有侍妾數人從
 皆荷馬以立本多正
 放忠輝純自今皆乘輿以
 于伊勢請前將軍曰否獵軍

二年

事ヲ習ハス也平生興ニ
 乘ル者ハ馬ニ乘リ馬ニ
 乘ル者ハ徒歩シ山ニ陟
 リ水ヲ涉シハ血氣剛ク
 筋骨堅シ亦諸士ノ才カ
 ヲ試ミ且民ノ安否ヲ察
 シ地ノ險易ヲ試ル所以
 也但婦女ヲ軍中ニ携ル
 無ト雖モ是則太平ノ樂
 ヲ兼ル所以ナリ故ニ聊
 カ寢食ノ爲メニ侍女數
 人ヲ從フル耳輿ニ乘ル
 ノ女則荷馬ヲ從フ也ト
 ○大窪忠教衛門剛毅木
 強忌憚ル所ナシ言語忠
 直江戸ヨリ來ル前將軍
 之ヲ見テ曰我汝ヲ見サ
 ル久シ汝當ニ寬語スヘ
 レト命テ席ヲ進ム往事
 今事語錯セス繼ニ火ヲ
 遷信濃卒十月前將軍遊獵關東遂如江戸最上
 義光先大坂役而卒其子家親嗣庶兄義成陰應
 大坂事覺命家親討夷之十二月前將軍歸駿府
 途經伊豆泉頭以爲退老之地期以明年營焉是
 冬以天下盡平令五畿七道毀諸壘砦發公使巡
 察諸國三年一巡又以武門服章不備因明春正
 會改之二年正月朔侯伯將帥隨爵位具衣冠賀
 正兩府二十一日前將軍獵于田中得疾留四日
 乃歸將軍得報大驚戒行二月朔至駿府日夜看
 護衣不解帶諸侯伯相踵來候前將軍自知不起

以忠教老倦退之欲
命得語次關原
役及忠教既倦
而悅之可也
言休息之命得
欲因之曰誠命
如石田之敗最醜
抑公小山之至
伏見ヨリ鳥居内藤等
羽書來り關西悉ク敵ト
ナルト告ク其時ニ當テ
公ノ顔蓋ノ如ク諸將ノ
色亦土ノ如レ臣傍ヨリ
之ヲ觀ル今猶之ヲ念フ
懼ルヘシ而テ今泰平斯
ノ如シ實ニ慶スヘシト
公擲眉シ哂テ曰夜既ニ
深レ汝休ヘト忠教言フ
其事也ト乃拜レテ退キ
又

廷臣二人
卻醫藥不用三月。天皇使廷臣二人就拜前將軍
為太政大臣。二十七日。前將軍力疾衣冠拜命。尋
使將軍饗天使。四月。前將軍疾篤。乃麾婦女不許
入侍。十四日。召諸侯伯論曰。吾老病。且夕將入地
吾既平定天下。將軍執大政。有日。吾不復以後事
為憂。雖然。吾死而將軍或失政。則侯伯當其器者
宜代執天下之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吾何恨哉。
乃分賜遺物。令罷就國。以俟後命。初。諸侯各度有
如不諱。當拘留累年。於是皆出意外。既而召將軍
曰。吾諭諸侯曰。將軍失政。善者取之。汝慎其政治。

太政大臣家康

大納言西三條實修
不諱音詢死ヲ云フ也
死ハ人ノ常故ニ一ノ
歎歎歎歎ノ貌聲ヲ發セ
ス悲哭スル也
逆フ也
疾革章急也
ノサニ迫ルヲ云
久能
山駿府ノ東南ニ在リ
賜卹典卹ハ哀痛ノ意典
ハ法也贈賻等ヲ賜ルヲ
云
大權現最勝王經ニ
云權リニ化身ヲ現ハス
葬于日光山ニ班抄ニ云
東照公薨去吉田ノ庶流
ニテ宗源ノ唯一神道ニ
テ久能山ヘ葬ル唯ニ
テハ僧侶トモ係ル能ハ
サル故遺憾ニ思ヒ其後
大海僧正カ邪智ヲ以テ

大納言廣橋兼勝
大納言西三條實修
勿毫有私曲。而天下若有方命者。雖親戚勳舊。宜
速加誅伐。將軍獻歎而退。召義直。賴宣。賴房。誠以
善軍。將軍召其傳成。瀨正成。安藤直次。中山信吉。
勗以輔導。十七日。疾革。乃顧將軍曰。吾將死。汝謂
天下何將軍答曰。將大亂矣。前將軍曰。善。吾可以
死也。召嫡孫家光曰。汝他日治天下者也。治天下
之道在於慈。乃薨。壽七十有五。葬于久能山。天皇
賜卹典甚厚。賴宣就建廟焉。初。榊原康政兄清政。
輔故世子信康。及世子敗。棄官出亡。晚依康政前
將軍。召賜祿。守久能。尋卒。長子清定。留仕宗家。乃

三年

台徳公ヲ欺キ宮家ノ方
 ヲ巳カ弟子ト爲レ關東
 二下向イタサセ置ケハ
 萬一姦賊ニ至尊ヲ奪ヒ
 取ラル、此此方下向
 イタサセ置レ一品ノ宮
 方ヲ至尊トスレハ朝敵
 二相成ラストノ議ヲ主
 張シ終ニ東照公ノ尊意
 ハ山王神道ニテ兩部ノ
 思召ヤトカコツケタリ
 第一ニハ公ノ遺言ニ背
 キ次ニハ宮家ヲ下向サ
 セバカ弟子トナシ將來
 萬一至尊ヲ奪レクラン
 ハハバカ弟子ノ宮ヲ至
 尊ト爲セハハ開山故
 至尊ノ先祖同様ニ尊ハ
 レント深遠ノ巧ヲセシ
 也ト云 既望十六日也

令少子照久襲父職祿親近之臨終枕其膝以絶
 將軍因使照久掌祀事僧天海請號廟大權現三
 年將軍以遺命改葬于下野日光山就建新廟四
 月八日畢事既望移主正殿天皇遣廷臣三輩宣
 命贈正一位賜號曰東照是日將軍自江戸來次
 日祀焉枕井親王尊純掌禮後三世益修祠宇天
 下侯伯至諸外夷皆獻器材而親王更來護廟以
 爲常後三十年詔改大權現曰宮東照公爲人沈
 毅有大略用兵如神而好學求治愛人善容處事
 必規百世之後其事朝廷恭順殊至以鎮護王國

沈毅毅ハ強ト也オチツ
 キテツヨキヲ云
 稼穡農業也種ルヲ一
 云斂ルヲ一ト云稼ハ女
 ヲ嫁シテ以テ生スル所
 アルカ如シ 巧佞一ハ
 好也一ハ口才也
 浮華虚言ニシテ實ナキ
 ヲ云 百舌鵲也能ク其
 舌ヲ易テ百鳥ノ聲ヲ倣
 ス故ニ名クモズ
 弋于園一ハ夷カ反繳射
 也園ハ苑也禽獸ヲ養フ
 所也ソノニテイルヲ云
 壕城下ノ池ナリ
 矯令一偽稱スル也
 池籩池中ニ竹籩ヲ編ミ
 以テ魚ヲ養フヲ籩トス
 噫痛聲ナリ

爲己任自執儉約不敢驕侈最重稼穡之事雖至
 微細無不諳知屢託遊畋以訪疾苦其爲政務養
 士氣開言路防巧佞浮華之習公幼質於尾張有
 獻百舌者卻不受左右問故公曰吾聞主將不取
 小慧者其在岡崎有犯禁者二人其一弋于園其
 一網于壕皆被拘繫牙兵鈴木某欲諫之未有路
 乃故自矯令取池籩之鯉煮而食之他日公觀於
 池問守者守者告故公大怒欲手斬鈴木鈴木入
 張目罵曰噫暗主以禽魚易人惡乎得爲天下公
 大悟拋刀而入遂釋前二人召鈴木褒之後語人

是亦買駿馬骨之類矣

知恥好義恥ハ羞愧ナリ義ハ事ノ宜キナリ

曰直言之功愈一番槍犯敵者賞可倖犯君者罰不可測也公在濱松召三士人命事其一人留請曰臣承聞敢有白出一疏于懷獻焉公使其讀而聽之每條輒稱善讀畢謂之曰爾後有所見勿憚於言其人頓首出本多正信侍坐啟曰彼何輕卒也且其所言無一可取君何褒之公曰否吾褒其志也且褒無可取者則可取者至矣公嘗欲官一士問之於土井利勝利勝曰彼不常來臣家臣未知其如何公弗擇曰汝宰我家務在訪人材材者豈敢附權勢哉如汝所言則知恥好義者將日趨

柔媚順諂也コビヘツラフヲ云

發厲勸勉也ヒキタテハゲマスヲ云

類ヲ云

執鳥衆鳥ヲ執フル鷹ノ類ヲ云

大賀彌四郎岡崎ノ胥徒ヨリ起リ異圖ヲ懷キ歎

柔媚知恥好義國家之元氣也元氣消亡國家衰老其能久乎昔酒井正親以神谷某不禮已也謂我曰彼真可用者因請倍其俸正親為公忘私獎厲士風汝輩何不類焉又嘗論將軍近臣大意謂天下安危在將軍之心宜留思焉獎節義擯輕薄愛士民信賞罰賜賚勿濫濫則士怠用人勿偏偏則國危國之有臣猶木之有枝也枝偏大則斃其根猶鷺鳥之有爪翼也愛其爪翼所以期搏擊臣之用舍可不重哉足利尊氏之任高師直豐臣秀吉之用石田三成皆以取人怨矣我亦誤用大賀

甘其銚ハ緩也銚ハ箭足寄ノ中ニ入ル者ナリ
願音貧頓ト全レ子六反覺ト全レ眉ヲ皺
メテ悦ビサル狀
○日新録云福島正則カ
我邦ニ於ル功少キニ非
ス然レ惡逆無道ノ人也
曩ニ其嫡子ハ助ヲ獄殺
ス八助罪アレレ父子ノ
恩ナク殘忍甚シ人情ニ
收福島正則封師ニ問フ今日ノ風ハ何
風ノ答テ云是レ地荒風
正則怒テ曰入封ノ初
地荒風ニシテ可ナラン
ヤト之ヲ斬ル又備後ノ
地善ク蘭席ヲ織ル而ル

公少與武田氏連兵後講武備多取其法或說曰
武田之箭必甘其銚使中人而難拔也請效之公
願曰忍哉孰非天下之民因令曰德川之箭必
固其銚使中人而易拔也公幼爲今川氏所育今
川義元之墓在于桶峽公每過必下拜其仁且義
蓋天性也將軍襲職一奉其訓誠以綏撫天下五
年夏將軍入朝收福島正則封正則關原之役負
功驕橫嘗殺公人伊奈今成大坂之役陰通謀城
中又擅增築城郭酷嗜殺戮國民不聊生於是將
軍與井伊直孝決策使鳥居忠政就正則于江戸

三家

ニ所貢ノ蘭席不善ナル
ト聞キ乃賈人ヲ召レ之
ヲ責テ曰善席ヲ他邦ニ
鬻キ不善ヲ我ニ納ル惡
ムヘキ也ト之ヲ蘭席上
ニ伏セ自ラ大槍ヲ操リ
之ヲ衝殺ス又諸臣已カ
意ニ合ハサル者ハ罪ノ
輕重ヲ問ハズ之ヲ手刃
シ或ハ之ヲ辛楚ス且太
ダ貪吝ニシテ賦斂ヲ重
クシ征稅ヲ苛クシ唯朝
夕利ヲ之レ計ル二國ノ
民生ヲ聊セス或ハ自ラ
大番頭濫レ或ハ水ニ投ス故ニ
伏見奉
正則ヲ放チ二國ノ民ヲ
激フト云々

第傳命放之津輕以其太僻改放信濃給七萬石
邑舉其舊封賜於淺野氏徙封參議賴宣于紀伊
所食如故自是尾張紀伊水戸稱爲三家諸侯無
敢抗禮義直慈仁賴宣雄豪賴房謙遜賴房特不
之國冠譜第將帥以護幕府是歲復立花宗茂舊
封徙松平忠明于郡山以大坂爲鎮府遣勳舊一
將守之稱爲城代六年置京橋王造兩戍遣大番
頭率部衆更戍與二條城同於是毀伏見城獨置
奉行比於界浦奈良長崎佐渡七年將軍納女禁
內備女御後進中宮稱東福門院是歲田中氏無

七年
將軍納
女禁內

舊封安藝廣島
淺野氏但馬守長辰

伊奈今成圖書助

八年

田中氏兵部少輔

正純嘗○日新録云本多佐渡守有斬父正信ハ舊微賤司鷹彌ハ之請

郎者也其才智ヲ以テ東照公之ヲ擢用シ遂ニ政ニ列スト云
叨濫ル也貪ル也
脱音兄賜フ也

得色凡ソ之ヲ求テ獲ルヲト云シタリガホ
傷倫人倫ヲヤブルヲ云

嗣國除八年秋最上家親後嗣義俊以不能統族屬國除冬本多正純有罪放于出羽初正純父正信爲老中東照公嘗欲增其封辭曰臣叨恩眷而無矢石之勞加之封土誠不自安願以其賜臣者益養材武以鎮平天下而臣得送老於其間何貺若之遂以二萬石終後東照公者五旬而没正純嘗於關原之役請斬父以解將軍之過頗有得色安藤直次語人曰傷倫以要名必不令終也及爲駿府執事興國寺城工卒誤殺公邑民邑宰求償於城主天野康景康景不肯乃因正純訴之東照

九年

正重左衛門尉

揣初委及量ナリ
誑欺ク也
告晴信陰事警教ヲ修ルヲ告ル也前卷ニ見ユ
忠鄰之冤馬場忠時一カ罪ヲ構フ正信忠鄰ト却ルニ因テ誣告セリ亦前卷ニ見ユ

公素知康景忠良不輒決正純誣康景令速斬卒償之康景不忍殺不辜乃棄封出亡東照公欲復之會其病卒而止世冤之有馬晴信之誅阿媽港人正純僚吏岡本大八揣晴信之希賞也誑取其貨事覺抵罪在獄中告晴信陰事晴信以故敗大久保忠鄰之冤世亦以爲正純父子所爲也正純時食小山三萬石及將軍時食宇都宮十五萬石安藤直次曰正純將及於禍是歲奉使赴山形以其增壘擅殺部屬收封被放其子弟前後皆死獨叔父正重之後存焉九年七月世子家光觀京師

六年

五軍

缺望ハ缺也ム所ニ
滿クスシテ怨ムヲ云

寬永元光長中將越前守

年

忠昌宰相伊豫守

直政少將出羽守

三年

將軍因上書致事世子時為正三位大納言八月入朝進正二位遷內大臣任征夷大將軍先是參議忠直負功缺望數不奉法又縱酒色殺不辜幕府數以密旨勗之不悛是歲放之豐後萩原剃髮號一伯後水尾朝寬永元年徙封其子光長于越後後三世以不能馭其下徙之美作食五萬石其弟忠昌直政皆有功於大坂之役忠昌封于河中尋徙高田於是封之越前食三十萬石直政初支封于大野後封出雲十八萬石一伯之敗本多成重復歸幕府列為諸侯三年八月前將軍將軍共入觀九月

天皇幸于二條城

忠長駿河大納言

四年

忠鄉參議下野守

忠知中務大輔

七年

明正天皇

八年

少老職少老職所謂若年寄
老中

六日天皇幸于二條城兩將軍率諸侯伯饗之前將軍遷太政大臣將軍遷右大臣於是義直賴宣忠長竝累遷大納言賴房及前田利光伊達政宗嶋津家久竝累遷權中納言忠長將軍弟也是歲前將軍夫人從二位淺井氏薨四年浦生忠鄉卒無嗣國除後數歲弟忠知卒亦無嗣國除以白川十萬石封丹羽長重七年九月天皇讓位於皇女諱興子德川氏出也是為明正天皇將軍遣酒井忠勝松平信綱賀之詔以忠勝為少將信綱為侍從皆不敢拜告幕府而後受八年始置少老職副

九年
台德公
薨

禮秩ハ序ナリ

便室一側ノ處也キウツ
クジヨ

撥亂一ハ治ルナリ
守成一統セシ天下ヲ善
ク治ルヲ云

老中掌諸雜事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前將軍薨壽
五十四葬于増上寺前將軍位至從一位官至太
政大臣贈正一位大相國諡台德台德公為人勤
謹和厚朝廷以外舅故禮秩異等而公益小心嘗
在禁內獨休于便室或闕之公衣冠肅然莫有惰
容其事東照公盡心承權至微細事無不咨稟關
原之役公不及事而兄秀康弟忠吉皆有功其歲
東照公召諸大臣問曰吾欲定繼嗣誰可者井伊
直政右忠吉本多正信右秀康大久保忠鄰曰冢
子資望已定不宜動搖且自今以往撥亂之才不

○唐太宗侍臣ニ問テ曰
創業守成孰レカ難キヤ
齡曰創業難シ魏徵曰守
成難シ太宗曰玄齡ハ吾
ト共ニ天下ヲ取リ百死
ヲ出テ一生ヲ得タリ故
ニ創業ノ難ヲ知ル徵ハ
吾ト共ニ天下ヲ安ニス
常ニ驕奢ハ富貴ニ生シ
禍亂ハ忽ニスル所ニ生
スルヲ恐ル故ニ守成ノ
難ヲ知ル然レハ創業ノ難
ハ往ス守成ノ難ハ方ニ
諸公ト之ヲ慎ント云々
ト全意ナリ 是ナリ
又之ヲ美トスルノ辭也
百歳之後死後ヲ云

若守成之器也東照公領之公聞之不啻直政正
信而忠吉亦趨忠鄰益與之厚每來江戸輒館其
第公以同母故最愛忠吉忠吉疾病公親往其館
候視使者且夕往來寢食隨報加損又以庶兄故
最重秀康凡西諸侯會同者不得齋火器秀康嘗
赴江戸具銃隊入碓氷關關吏呵禁秀康曰汝不
知越前宰相乎公聞而驚命吏勿問自迎謝之及
其卒悼惜殊至東照公嘗以義直賴宣賴房屬於
公曰我百歳後善視之公常念其言故特愛重三
家凡公每聞宗族功臣之喪雖燕樂之時必變容

漏刻水時計ナリ

百餘年其法未嘗有變也
又云其法以水之流
全無所耽嗜特崇儒術好書及歌諸武技皆究其
精而不以傲臣下以故諸宿將豪傑皆馴服焉嘗
謂其下曰織田豐臣二子喜爲人所事家君則喜
使人矣所以異也以故諸政治皆效東照公而最
慎於選人將軍之幼以雅樂頭酒井忠世大炊頭
土井利勝伯耆守青山忠俊爲傳忠世以嚴利勝
以和忠俊以直共盡心輔導焉利勝常侍燕樂乘
閒說曰願聽伯耆言不則雅樂謂之何將軍輒悟

隕涕其出行既戒駕而止則親面徒御罷之嘗戒
行漏刻報期公方食舍箸而出曰信不可失也居
常無所耽嗜特崇儒術好書及歌諸武技皆究其
精而不以傲臣下以故諸宿將豪傑皆馴服焉嘗
謂其下曰織田豐臣二子喜爲人所事家君則喜
使人矣所以異也以故諸政治皆效東照公而最
慎於選人將軍之幼以雅樂頭酒井忠世大炊頭
土井利勝伯耆守青山忠俊爲傳忠世以嚴利勝
以和忠俊以直共盡心輔導焉利勝常侍燕樂乘
閒說曰願聽伯耆言不則雅樂謂之何將軍輒悟

大目付

○池田輝政カ三子長子
利隆ハ適室ハ子次子忠
繼李子忠雄ハ繼室ノ子
也其母忠繼ヲシテ位ヲ
嗣ニシト欲シ利隆ヲ
毒スルノ密計アリ忠繼
之ヲ知リ屢其母ヲ諷諫
ス母其言ヲ是トスレバ
其ノ慝ヲ改ル能ハス忠
繼深ク之ヲ憂ヘ比堂ニ
候フ毎ニ利隆ト之ヲ共
ニス一日母唯利隆ヲ召
サレム忠繼亦俱ニ入ル
先ツ利隆ニ膳ヲ將ニ食
ントス忠繼乃曰請フ之
ヲ嘗ント奪テ之ヲ嘗ム
即曰味太ク惡シ食フ可
ラス利隆乃曰阿弟ノ食
フ所我豈食ハサル可シ
乎ト亦獲テ之ヲ食フ既

酒井忠利子忠勝自扈從爲側用人公又以為傳
亦大稱職焉公既薨諸臣欲秘之忠勝以為不可
即夜發喪於是將軍下教盡召諸侯伯親出面之
曰前將軍薨矣諸君或冀望天下則唯其所欲然
家光既係軍職當以弓箭授受之諸侯愕然未答
伊達政宗進而言曰孰不被德川氏恩澤今日有
敢挾異心者政宗請先往蹂躪之衆同聲答曰誠
如中納言所陳乃退是歲始置大目付專掌監察
六月徙封池田光政于備前初光政父利隆封播
磨叔父忠雄封備前皆卒於元和中光政嗣徙于

シテ退キ兄弟皆血ヲ嘔
テ死セリ嗟此兄弟友愛
ノ情何ク古人ニ譲ラズ
ヤ利隆ノ子光政其爵祿
ヲ襲クト云々日新録略
文

忠政之婦一ガ子忠刻
ノ妻ナリ

鐘愛一聚也情ハ鍾也所
愛ノ篤キヲ云
春日局美濃齋藤利三ノ
女也初メ稻葉正成ニ嫁
ヌ後故アリテ江戶ニ至
リ世子ノ乳母ト爲レリ

因幡伯耆至是與忠雄子光仲易封先是台德公
女適大坂而寡改爲本多忠政之婦生女於是以
其女妻光政是月加藤忠廣有異圖發覺國除放
于出羽徙封細川忠興于肥後割忠興舊封賜小
倉于小笠原忠真中津于其兄子長次追賞大坂
之功也後幕府索加藤福島二氏遺胤召而祿之
以存其祀十月收大納言忠長封忠長與將軍同
母幼字國松爲母氏所鍾愛將軍爲世子時內外
流言幕府有易嫡之意世子乳母春日局者往駿
府告之居數月東照公使人言將軍曰久不見幼

東照公
欲踵外踵繼也引ツキ
供餼定
ノボラントスルヲ云
兩孫嫡
供餼進ル也一音高餼
庶
也モチクワシヲス、ム
ルヲ云

忠長銃
西城西九ナリ
阿國一ハ親愛ノ辭

宰之一ハ屠也烹也レウ
リスルヲ云
吐哺一ハ歐也食口ニ在
ルヲ一ト云

孫盡使來見兩公子乃來見公迎世子於上座忠
長欲踵外公曰叱叱汝敢欲升斯座乎座定供餼
公取其一命左右曰進於竹千代取其一投與忠
長曰阿國喫之衆望於是定矣世子爲大納言在
西城城壕多鳧忠長手發銃獲一鳧焉以示夫人
夫人悅甚命宰之俟台德公入饗焉曰阿國所獲
也公悅啖之問曰且何處得之具對以實公吐哺
怒曰何得此大怪事謂西城誰所居乎乃罪其從
者忠長既長元和中封甲斐寬永中增封駿河遠
江旣而驕恣失驪於台德公公擯之就國及公有

威容ノ憂也。嗜殺ノ猶好ノゴトシ。十年忍岡ノ聖堂成ル。堀尾氏侍従山城守忠晴出雲ニ治ス。京極氏少將若狹守忠高胤子刑部少輔高知。○日新録云寛永十五年肥前島原ノ賊起ル。板倉大番書内膳石川十藏ヲシテ之ヲ征セシム。數月之ヲ攻テ降伏セス。又將ニ松平豆州戸田左門ヲシテ

疾田獵自如。公疾病將軍爲請召見之。不許。及公薨。忠長無威容。嗜殺喜怒無常。於是將軍既除服。乃收其封置之高崎。附城主安藤重長。忠長不悛。次年重次受命。諷使自殺。自是駿河甲斐直隸征夷府。府兵是時有大番及書院。扈從兩番更戍。駿府十年堀尾氏無嗣。國除。次年徙封京極氏焉。後三年亦無嗣。收封召其胤子。賜播磨地六萬石。十年將軍入朝。進從一位。遷左大臣。始置京師町奉行。斷市人訟獄。十四年十月故小西氏餘黨以邪蘇教煽民。據肥前島原作亂。將軍下教西海諸

十五年請フ之ヲ聞セヨト閣老還ル。侯侍臣ニ謂テ曰。閣老ムヘキハ内膳十藏也。必ス將ニ鬪死セントスト。十六年既ニシテ重昌後師至ル。大老職ト聞キ乃奮然鬪死セリ。十七年○按ニ松平信綱ノ下戸十八年田氏鐵ニ命スルノ事ヲ勘定奉脱ス。水野勝成嚮ニ戰場ヲ經タル人ニテ既ニ老人ナリ。是時戰場ニ出タル諸侯一人モナキカ故ニ勝成ヲ討手ノ中ニ命セラレテ島原ニ往シナリ。二十年或ル版本島原軍記ニ伊豆守水野兩人ニ上使ヲ命セラレタリト云本書蓋シ此說ニ據ルナラン

我以為ク多ク士人ヲ殞スル將軍ノ意外ニ出シ。野勝成贊謀焉。未至十五年正月朔。重昌戰死。信綱至城。陷誅賊渠帥十餘人。斬首四萬。申邪蘇禁於海內。十六年始置大老職。以上井利勝爲之。免老中。連署而猶參大議。十七年生駒氏無嗣。國除。十八年將軍生長子家綱。是歲始置勘定奉行數員。掌錢穀。以松平正綱告老也。正綱實郡吏大河内秀綱者。子冒松平氏。長於理財。歷事三世。常爲度支。嗣子信綱。秀綱庶孫而養於正綱。二十年九月。天皇讓位於皇兄紹仁。是爲後光明天皇。天皇

後光明天皇命セラレタリト云本書蓋シ此說ニ據ルナラン

我以為ク多ク士人ヲ殞スル將軍ノ意外ニ出シ。野勝成贊謀焉。未至十五年正月朔。重昌戰死。信綱至城。陷誅賊渠帥十餘人。斬首四萬。申邪蘇禁於海內。十六年始置大老職。以上井利勝爲之。免老中。連署而猶參大議。十七年生駒氏無嗣。國除。十八年將軍生長子家綱。是歲始置勘定奉行數員。掌錢穀。以松平正綱告老也。正綱實郡吏大河内秀綱者。子冒松平氏。長於理財。歷事三世。常爲度支。嗣子信綱。秀綱庶孫而養於正綱。二十年九月。天皇讓位於皇兄紹仁。是爲後光明天皇。天皇

正保元年 生駒氏壹岐守高俊讚岐
二年 大猷公ノ時天下大旱
慶安四年 行旅人多ク死ス土井利
大猷公 側ニ樹ニ又一里毎ニ土
薨 候ヲ置キ人ヲシテ里程
ヲ知リ且旅悶ヲ遺レシ
ム○正保三年北狄女真
明ヲ滅ス明人國姓爺者
救兵ヲ我ニ請フ於是宗
室大臣ヲ會シ以テ可否
ヲ問フ尾侯進テ曰予紀
水二氏ヨリ長ス願ハ我
ヲ元帥ト爲テ援ヲ遣ハ
セ紀水二侯亦元帥ヲ請
フ然凡大猷公并伊直孝
カ議ニ從テ遂ニ救兵ヲ
遣ハサスト云 三郎信
康ナリ 偃蹇驕傲ナリ

會同諸侯時ニ見ルヲ
ト云衆類ルヲト云
大城天書院 統率之任
率ハ領也任ハ職也天下
ヲ總領スル職ヲ云
内廳奥書院 盤坐ト安
也ラクニスワルヲ云
○大猷公黑田鍋島二氏
ヲシテ西海ノ鎮衛タラ
シム道春曰上古神功皇
后將軍大矢田宿禰ヲ新
羅ニ置キ以テ三韓ヲ治
メ武内大臣ヲ九州ニ置
キ異國ニ備フ其時吳孫
權將ニ大軍ヲ我方ニ渡
ントス武内九州ニ在テ
之ニ備フ故ニ其軍艦至
ル能ハスシテ返レリ文
永中蒙古來リ對馬ヲ侵
シ歸レリ我方備ナケレ

正保元年將軍生二子綱重後爲參議封于甲斐
二年生三子綱吉後爲中將封于館林慶安四年
四月二十日將軍薨年四十八葬于日光山贈官
位如前代謚大猷大猷公幼英偉東照公器之戒
台德公曰易嫡亂之本也且竹千代後必爲明將
宜速定儲貳焉戒其保傅曰父必求其子類己是
不協之原也宜因其器成就之吾於三郎有終身
之憾汝輩勿使將軍再憾也及長聰明勇決恩威
竝行東照台德之世諸巨藩各自偃蹇其會同者
將軍或郊迎之禮分未定又大猷公時嘗盡召天

下侯伯于大城自諭之曰我祖考因卿等力定天
下且以其嘗比肩同等故加禮待不敢比譜第將
士至於家光則襁褓已主天下自有與祖考異者
今已居統率之任而不一事權非所宜也自今待
卿等當同於譜第若不厭心其各之國給暇三歲
熟思以決去就諸侯皆逡巡曰敢不聽命公乃起
入坐內廳以次延諸侯賜佩刀公便服盤坐腰無
所佩諸侯受刀拜公曰檢刃諸侯悚息抽刀寸許
輒退自是德川氏權勢益定然而其事皇室恭順
如故其再入朝朝廷欲以爲太政大臣公固辭曰

西生日本外史卷之二十一
四二

ハ也ト云 全首領以没
領ノ項也終リヲ善スル
ヲ云蓋シ謙稱 鹽漱
手ヲ操フ也ト音瘦口ヲ
盪ク也 摘察ト音暢挑
發也ミヌキイタスヲ云
○嚴有公世子タリト時
海島ニ放タル者アル
ヲ聞テ曰我聞ク海島ハ
米穀ナシト而ルニ之ヲ
放ツ是亦死刑ニ異ナル
ナシ若シ死ヲ宥シ流ニ
處セハ衣食ヲ與フ宜キ
耳ト大猷公其仁ヲ善シ
遂ニ島主ニ令シ衣食及
農具ヲ賜ヘリト云々
○慶安四年由比正雪者
駿府ニ在テ党ヲ聚メ逆
ヲ謀ル其党丸橋忠彌江
戸ニ在リ大猷公ノ喪ニ

先臣嘗叨此職幸得全首領以没臣敢復哉公甚
敬祖先諸老臣侍燕間言及東照公事公輒曰少
俟之乃改衣帶盥漱然後聽之善摘察臣下是非
而不輕發之口遇有黜陟之議輒曰其貌如此性
如此其所知過於諸老久世廣宣三子廣之為側
衆有權寵公一日卒問之曰汝今朝得諸侯贈遺
乎廣之拜而對曰然問贈者姓名及其物件廣之
條對公曰未盡也廣之取簿記於懷檢之果然因
惶汗而退更相告警堀田正盛太田資宗等以春
日局緣故皆見寵任皆不至橫邪時承平既久麾

乘シ將ニ並ビ起ラント
ス事覺ル忠彌摘ニ就ク

正雪自殺ス賊悉ク平ケ

下風習漸趨奢侈往往不能自給台德公之薨頌
賜遺金又周加其俸婚嫁喪葬概皆得貸於官而
猶告困乏世子生之明年有教盡召麾下士人及
諸吏衆皆謂當有慶典也公此日患頭痛以手巾
約額扶杖而出諭衆曰聞汝等困乏極矣即明日
有緩急出次品川亦不可能也如是則汝等欲置
吾於何地乎因大息泣下衆莫能仰視酒井忠勝
在側颺言曰諸君恃仁狃恩忘奉上之道從今以
往不容假貸各自量度勿勞公上之念衆心服而
罷已而下令諸士子弟年長堪用者舉充番士因

駭語駭及癡也オロカナルヲ云

嗚咽一音汗數傷也一結及聲塞ル也ナケキムセフ一忠李忠常カ子忠鄰ノ孫也一父祖之冤嚮キニ忠鄰馬場忠時ニ諒セラレ彦根ニ放タルヲ指ス

給俸又置新番以大番子弟充之又遣使諸道問民疾苦數舉賑恤之典台德公時青山忠俊獲罪放于遠江及公親政未及復之而死配所乃召用其子宗俊晚歲賜邑于信濃面諭曰自吾之幼汝父盡忠輸誠吾駭不為意使之死配所今悔無及也猶將報之於汝焉庶幾慰其冤魂自今汝事我子猶汝父事我也君臣皆嗚咽又賜大久保忠李肥前地八萬石及其子忠任終復舊封再鎮小田原以白父祖之冤天下悅服當公之時名臣盈朝肥後守松平正之掃部頭井伊直孝大炊頭土井

信網捕乳雀

譏然一音畫速ナリ

緘封也トツル首答アリテ自ラ陳ルヲト云

利勝讚岐守酒井忠勝周防守板倉重宗伊豆守松平信綱豐後守阿部忠秋等為其最焉自公為世子時信綱忠秋為侍臣公嘗見屋上乳雀命近臣往捕之屋係將軍燕室眾莫敢往乃推信綱曰汝年幼體輕宜往信綱勉強應命夜潛綠屋索之失足墮庭中譏然有聲將軍提刀夫人執燭而出見信綱問其來由對曰臣觀雀兒愛之竊來捕也將軍曰否是必有主使者窮詰再四而不告將軍怒內信綱於巨囊中而緘其口懸之柱曰汝不首實不許出信綱自囊中爭之徹旦旦日將軍出視

脰開ク也
餒食ノ餘リ也

朝夫人憫信綱之志而慮其飢私脰囊口以餒唱
之復緘其口如初日中將軍入復詰之終不改辭
夫人固請而縱之將軍目送焉謂夫人曰孺子能
如是後必羽翼我兒果如其言信綱警敏絕人而
能下於人公嘗欲急改造一城樓信綱督工一宵
而成以白紙糊壁如新聖者利勝讓之曰不成則
已。是使人主責難於下也。信綱謝曰僕請終身以
爲戒。信綱嘗如京師朝旨有所徵求疏十餘條信
綱盡辨其不可而還衆稱其敏忠勝讓之曰列世
恭順之旨子豈不知乎何必盡拒之爲信綱驚悔

糊壁一音胡粘也ノリニ
テ一ニツケルヲ云
聖音惡白土ナリ

井伊直 扯裂更破也ヒキサク
孝燒伊 色然哀公六年公羊傳
達政宗 一而駭注驚駭貌
印信

無措公之始親政也下教曰大小之事盡如東照
公約伊達政宗上狀曰東照公會約封我百萬石
願如約幕議病之利勝曰掃部頭能辨之乃命直
孝直孝退朝直詣伊達氏面見政宗曰聞公舉前
代約請封信乎曰信曰所謂約有印信乎曰有曰
蓋偽也政宗曰何得謂偽乎吾且示之即出示之
直孝受而熟視曰是故紙耳乃扯裂投爐火中政
宗色然而駭直孝笑曰此約蓋出一時權宜且事
既往矣今乃持以要之何計之淺也政宗曰老夫
誤矣因笑而止福嶋氏之收封也群議不決板倉

不踐人足跡獨立獨行
 テ他人ノ迹ヲ踏踐セサ
 ルヲ云 京尹所司代也
 命重宗重宗固辭已マス
 閣老議テ曰重宗安藤直
 次ト善シ直次ヲシテ之
 ヲ論サシム直次乃重宗
 カ宅ニ至リ語次所司代
 ノ事ニ及フ直次乃曰善
 シ吾子カ辭スルヤ吾子
 ノ蹇ノ如シ夫何如ソ大
 職ヲ奉スルヲ得ント重
 宗赫然曰吾子何ソ吾ヲ
 蹇ト爲ス直次曰子ハ賢
 問之蓋ニ蹇ナリ何トナレハ君
 侍者在之ヲ命シ父之ヲ言フ辭
 下坐迎ス可ラザル所以ナリ若
 忠勝問夫職ヲ奉スル能ハザレ
 之也對ハ腹ヲ割キ死スル耳吾
 曰者忠子唯死ヲ愛ム豈蹇ナラ

勝重薦直孝曰掃部頭不踐人足跡者乃召直孝
 議遂得決焉勝重爲京尹年久元和中後水尾朝以老辭職
 台德公優勞使舉人自代勝重曰莫若臣長兒乃
 命重宗重宗慎密廉平世以爲不愧其父公嘗有
 疾困劇遠近疑懼既而愈馳使京師報之重宗答
 書至曰臣遊獵數日而歸以致奉答稽緩公覽之
 曰京師驚擾可知也明日忠勝入覽其書曰京師
 驚擾可知也侍者無解其意俟忠勝退問之對曰
 周防守務示暇豫非鎮衆情乎侍者乃服其上下
 一心概如此忠勝直孝相踵爲大老信綱忠秋自

勝對侍スヤト重宗曰我過々々
 者之問ト出テ命ヲ奉セント請
 也 フ其職亦成績アリ日新
 録曾緩遲留也チタイスル
 ヲ云
 保科正 ヲ云
 之葵章 端午節五月五日
 幟

少老進老中而正之特位于諸老之上正之爲台
 德公孳子公侍婢有孕而出生男於其鄉邦俗端
 午節有男兒者樹章幟于門婢家幟用葵章吏詰
 得其故有證左遂以聞保科正光以無子請得爲
 嗣命名正之大猷公立而未達也公嘗放鷹於驪
 鄉群騎散而自息公與近臣數人微行入邑中佛
 寺寺僧誰何公曰吾番衆也願少息此僧與坐而
 談公視其壁畫頗雅謂之曰貴寺在僻何以得若
 是豈有大檀越邪曰無有也唯有保科氏亦貧乏
 不足有爲吾聞保科君將軍親弟也小民猶知血

驪鄉俗目黒ニ作ル江戸
 西南郊ニ在リ
 佛寺瀧泉寺ト號ス

檀越僧道稱施主曰一
 タンケ

已一作也

香火邑其邑ノ租稅ヲ以
亦未嘗用ニ給スル也

慶讓按スルニ猶褒誦ノ
コトナ

明曆三
年

兄弟貴人何情薄如此公色少變目從者辭謝而
出頃之群騎至索將軍問之僧僧曰嚮有數少年
來息騎曰是將軍也僧大驚懼誅居無何有教增
封正之于山形二十萬石賜松平氏給驪鄉寺香
火邑後正之徙鎮會津累遷四位中將性敦實好
學公特親重之公臨終召諸老而屬世子家綱世
子襲職甫十一天資仁恕時利勝已卒正之以下
受遺命補佐幼主不敢為慶讓以俟其長大納言
義直先公而卒賴宣賴房猶健國多流言明曆三
年江戸災踰歲不滅城郭第舍延燒畧盡物情恟

然信綱忠秋指麾内外事皆立辨忠勝等協議盡

罷諸侯就國各撫其民經理土木盡復舊觀天下

不復動搖既而親藩老臣前後皆卒而將軍親政

還諸侯質在城中者于各第禁殉死在職三十一

年薨葬于寬永寺諡嚴有自是之後寬永增上二

寺為德川氏塋域初東照公事祖先甚謹後陽成

帝嘗欲賜公以菊桐章辭曰此已賜足利氏非新

田氏之榮也臣自有葵章焉天恩苟欲酬微勞伏

願錄臣祖先乃詔贈上祖義重從四位下鎮守府

將軍父廣忠正二位大納言其歲與台德公偕獵

經理一ハ量度也一ハ治

也キリモリスルヲ云

舊觀一ハ故也モトノナ

○寬永三年上野ノ岡ニ
東照官ノ祠ヲ新建シ比
嚴有公 廡山ニ比シ東廡山寬永

寺ト號シ南光坊天海ヲ
以テ開祖トス

塋域葬埋地ナリ

正二位 一作正一位

建大光寺

兩堂寬永増上ノ一也

○元祿十四年三月常憲淺野内匠頭長矩吉良上

常憲公

野介義英ヲ恨ム有リ營中ニ撃テ之ヲ傷ク大

文昭公

不敬ニ坐シ死ヲ賜フ明年十二月長矩ヲ遺臣大

有章公

石良雄等義英カ本所ノ邸ヲ襲ヒ之ヲ撃殺シ其主ノ仇ヲ報セリ

于上野使土井利勝等如新田世良田德川諸邑問其父老得義重義貞故址建一寺曰大光以奉詔書與參河大樹寺皆准勅願寺台德大猷二公益敬祖先以故後嗣以親拜兩堂為常務如上野參河則遣使修祀而在職之中必一詣日光廟以為重典嚴有公薨而無嗣弟中將諱綱吉自館林入紹職二十九年薨諡常憲從子中納言諱家宜自甲斐入紹職四年薨諡文昭世子諱家繼襲職四年薨諡有章無嗣賴宣孫中納言諱吉宗自紀伊入紹職大修曾祖之政厲精為治多所釐革天

有德公
惇信公
浚明公

下號為德川氏中興之主三十年辭職後六年薨

諡有德世子諱家重襲職十七年薨諡惇信世子

諱家治襲職二十五年薨諡浚明浚明公以上至

嚴有公敘任官位概有常例為世子時敘正三位

任大納言及襲大將軍進正二位累遷内大臣右

大臣兼右近衛大將及薨贈正一位大相國賜諡

其軍職所帶皆同大納言以前敘任如源氏足利

氏故事而天使就拜布告天下自大納言始初有

德公為後世深慮就世祿中立官俸增減法及祿

其二子不復建封土給廩粟十萬石賜第于田安

二子一ハ宗武田安ト稱
ス一ハ宗尹一橋ト稱ス

文恭公

一子重好清水ト稱ス
省卿官司ノ府ヲト云
其長官也宗武ハ右
衛門督宗尹ハ刑部卿重
好ハ宮内卿

文慎公

影音禍多也凡ソ物盛ニ
レテ多キヲト云オビ
タハシ 彷徨猶徘徊ノ
ゴトシ 綿互ハ續也

一橋。淳信公又沿例祿其一子。第于清水。皆為省
卿。及俊明公無嗣。今公自一橋入為世子。名家齊
實有德公曾孫。及襲職。復修其政。任賢使能。百廢
悉舉。在職最久。累遷左大臣。終拜太政大臣。固辭
不得命。又以世子家慶。進從一位內大臣。於是使
掃部頭井伊直亮。越中守松平定永。入朝謝恩。源
氏足利氏以來。在軍職兼太政官者。獨公而已。蓋
武門平治天下。至是極其盛云。
外史氏曰。吾嘗遊江戶。觀其城闕之壯。侯伯邸第
之夥。既而歷東海。彷徨尾濃之間。北望信越諸山。

一音庚過也又延衰也ヒ
キツバキタルヲ云
逸音以邪行也ナ、イ、又
連接也 決嚮背於此也
關原ヲ指ス
碁時彼此兵ヲ屯スル碁
子ヲ布ク如キヲ云
閱歷ル也
緩帶垂素ト云一、舒也無
底索ト云一ヲユルクシ
ウチガビノ類ヲ提サゲ
糧ヲモタズレテ往來ス
ルナリ治平ヲ形容ス
誰之力邪德川公カカ也

逡巡行テ進マサル貌
扶弱而抗強信雄ヲ一ケ

綿互重疊而來。逸赴京畿。而其南沃野洪闊。與參
遠接。真天下之衢路。想見千軍萬馬之馳驟。今之
布郎列第者。其初皆決嚮背於此也。蓋源平以還
治少亂多。羣雄碁時。分裂梗塞。不知其閱幾百歲
而今吾緩帶垂素。不齎糧而行焉。則誰之力邪。世
論者或病大坂之事。為累東照公之德。是不知時
勢之論也。吾曰。公之取天下。不在大坂。而在於關
原。不在關原。而在於小牧。夫公織田氏屬國也。而
太閤其將校也。太閤以織田氏將校起身。乃欺其
君之遺孤。欲加之。以兵諸同列。畏其力。私其惠。遂

テ秀吉ニ抗スルヲ云
野次一戰小牧戰ヲ指ス
二驍將池田信輝森長可
瓦合鳥集瓦ノ相合ヲ如
ク鳥鳥ノ俄ニ聚ル如ク
合フト雖非戾離散シ
易キヲ云
膠漆民心ノ固結ニ喩フ
兩姓豐臣德川也
曹操字孟德東漢ノ人
人ト爲リ機警權數アリ
善ク兵ヲ用ユ獻帝ノ時
丞相ト爲リ又政ヲ擅ニ
ス子丕ニ至リ終ニ漢祚
ヲ奪ヘリ
劉玄德名ハ備漢景帝ノ
裔也大度アリ言語少ク
喜怒形ハレズ曹丕獻帝
ニ迫リ位ヲ篡フニ及テ
帝位ニ即キ以テ漢祚ヲ

巡而莫敢爭而公獨毅然扶弱而抗強野次一戰
獲其二驍將固足以破奸雄之膽而服天下之心
當是之時太閤所據不過近畿諸州瓦合鳥集人
懷觀望而公以參遠膠漆之民加以甲信之精銳
勲舊忠義如雲如雨使和親不成兩姓構兵天下
之事未可知也昔者曹操謂劉玄德天下英雄唯
君與我袁本初輩不足論今以太閤視柴田勝家
等猶操之於本初而其憚公也不啻玄德宜其卑
辭厚禮百方講和是太閤至計所以速取天下而
天下之權已在於德川氏矣何哉我戰勝而彼求

繼キ諸葛孔明ヲ以テ丞
相ト爲ス之ヲ蜀漢ノ先
主昭烈帝トス
袁本初名ハ紹東漢ノ末
冀州ニ據ル曹操ト官渡
ニ戰ヒ大敗ニ慚憤シテ
血ヲ歐テ死セリ
班爵之崇ト列也崇高也
末路猶晚節ト云カコト
其連于外朝鮮ヲ討
ツヲ云
瞑目ヲ閉ル也死ヲ云

和求者在彼許者在我我欲和則和欲戰則戰安
危禍福一取決於我我不已有天下之權也邪唯
夫權在於我是以班爵之崇封土之隆不得不置
之天下侯伯之右太閤末路兵連于外士亂于内
而莫之能定能定之者公而已矣太閤一瞑制馭
天下者非公而誰是其勢不待智者而後知特未
有釁耳關原之事是群雄相聚推天下而貽德川
氏者也何則彼自開釁而使我乘之我有辭於天
下天下誰能禁之於是朝廷授之上將之任以統
天下侯伯會同朝聘莫不於東則大坂徒一侯國

之坐食者耳。公已不忍織田氏之孤，寧復忍於豐臣氏之孤乎？蓋思有以善處之，而彼不察焉。專挾猜疑，再自開釁，而速其覆滅。於公何累焉？公之雄武老鍊，雖太閤非其所畏，況於當時群雄直兒童視之，而何有於驕婦騃哉？而謂公蓄謀積慮，而斃之，皆不知時情者也。公自少小轉質鄰國，已極艱虞，及其主國又接境勁敵，百戰爭鋒，寸壤尺取，纔定五州，而織田豐臣氏以其閒奄有近畿，暴致強大，蓋無不以公為遲鈍，而不知天之所以成公，乃在於是。公之於天下，唯速得之，故速失之。公

驕婦騃孺定君秀賴ヲ指

轉質鄰國織田氏今川氏

艱虞下難憂ト云

五州參河遠江駿河甲斐

信濃 奄有ト掩ト通ス

掩ト有スル也殘ヲス有

不ル義也

遲鈍敏速ヲラザ其ヲ云

未嘗急於取天下也。而天下之釁每足以開公嗚呼。是其所以長有天下，以基今日之盛業也歟。

標註日本外史卷之二十二大尾

發兌

大坂南區心齋橋安堂寺町

田中 太右衛門

全東區心齋橋北久太郎町

柳原喜兵衛

全南區順慶町三丁目

湯上市兵衛

全北濱貳町目

山岸 彌平

書肆

同 天保十一年十一月廿日

兼由 照入
縣封圖 四音

